

復
初
齋
文
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三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跋徐嶠之書姚文獻碑

姚氏祖孫二碑皆徐嶠之書而姚文獻此碑又在其孫一碑之上其行筆與苕公碑相近蓋皆出於褚也然此碑又有體近虞歐處蘇詩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方中藏稜唐初字體歐虞開其先褚公之後自必以薛爲正脈而徐氏父子名特著者正以其參用歐虞骨格也徐嶠之書阿育王碑旣亡惟此姚氏二碑而文獻碑更爲高秀精研唐楷者必於是問津矣

跋魏栖梧書善才寺碑三首

王翊林跋云此碑馮涿鹿題作褚河南然前款云河南褚遂良書遂良錢塘人封河南郡公非河南人可疑一也褚公顯慶二年卒於愛州至神龍時褚卒已四十八年矣可疑二也中宗卽位建元神龍纔兩年卽改景龍無十一年可疑三也武后稱制在褚卒後二十七年而碑內有則天之號可疑四也碑云律師以大唐七年九月五日卒槩云大唐而無年號後有元開震驚等語元開二字文義不屬疑是開元當是作僞者心知開元年號與褚不合故特錯亂其文耳可疑五也則此碑斷非褚書然其筆法便娟秀腴酷似河南又淵字世字皆有闕筆的是唐人習褚者所書後人以其蹟似褚不考其

本末但竄取碑字湊集成文以爲褚書派鹿馮公弗深
考耳後閱趙明誠金石錄目云第九百八十六唐文滂
律師碑盧渙撰魏栖梧書開元十三年十月乃知此碑
果非褚書余所疑一一皆是也遂改題爲魏栖梧善才
寺碑爲之大快竊林先生跋如此此本卽是竊林所見
者當有竊林手題魏栖梧書之鉞蓋又不知何時何人
誤以爲冊內明有褚書云云妄謂竊林題鉞不足增重
而又改裝之故獨留馮琢鹿手跋於後耳今予幸得見
此冊故爲重書竊林之跋仍改題爲魏栖梧書亦獲與
竊林先生同稱快矣而猶有未盡者竊林跋但据趙明
誠金石錄知此碑在開元十三年而於碑內所妄湊爲

神龍十一年云云未之詳考也予今爲申之曰碑所云
大唐七年五月九日大唐字下實卽後文元開二字倒
錯之開元年號也猶如題下河南褚遂良書亦字字有
剪開之痕是從全碑內湊得者也其神龍下另剪爲文
而云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已酉者攷唐初自貞觀以後
惟中宗之嗣聖與元宗之開元皆有十一年至天寶則
稱十一載矣然嗣聖十一年十月辛亥朔則其月不得
有已酉惟開元十一年十月癸巳朔則十七日正是已
酉以此考之文蕩律師卒於開元七年五月九日而葬
塔在開元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碑之立則在開元十三
年十月也又篇林但据趙明誠金石錄而錄中有目無

跋未詳撰書人之具銜此則歐陽集古錄亦無之惟小
歐陽錄目云唐文蕩律師塔碑在許州陽翟縣前告成
尉盧渙撰著作郎魏栖梧書告成者卽陽城縣也萬歲
登封元年將封嵩山改陽城曰告成故其銜曰告成尉
也小歐陽錄目亦世所不多有子今爲春湖學士詳攷
而備書之當必不至更有誤傳爲褚書者矣

碑內銘粵卽銘曰粵曰同字也爾疋釋詁粵于爰曰也
說文曰詞也粵于也皆以象氣之舒也漢隸百石卒史
碑制曰禮器碑其文曰卽閣頌乃作頌曰皆作曰字而
唐楷房彥謙碑與是碑皆作粵尙書堯典曰若稽古帝
堯傳疏皆不言粵曰之通而房碑在唐初尙通用至此

碑則開元中尙有可證古字之通用者孰謂唐楷與六書相遠哉開元十四年明皇改洪範無頗爲無陂而其時書家尙有能知古義與釋詁合者是可補邢疏所未及近日邵二雲學士撰爾疋正義亦未援及此耳

王簞林論褚法云稍縱逸則爲魏栖梧步趨不失尺寸則爲薛稷所謂縱逸者卽指此碑也蓋唐世書家習褚者最多而此尤得其神理然魏著作此碑其於褚法實乃步趨不失尺寸若薛少保書則加以妍華竇泉所謂菁華卻倍者也褚楷自以孟法師碑爲第一房梁公碑次之而二碑神理具在此碑其格意當在王行滿王知敬之間善學褚者求之此碑有餘師矣

跋宋搨絕交書

東河持一冊來云王安昆止止山房題籤云宋搨絕交書其紙墨是宋搨而無跋其帖卽停雲所本者但停雲又自從一墨本摹勒非從此本摹勒者也停雲本載元人跋云劉壽無言嘗摹刊於續帖中辨論之詳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按黃長睿與劉無言論書一條云劉言續帖中李懷琳絕交書多有古字非懷琳所能自作則知其有所仿也云云据此謂劉言續帖者非謂劉無言所摹刻之帖也宋劉壽字無言嘗摹刻太清樓帖耳未嘗摹此帖也長睿此條乃謂劉嘗說續帖中有此絕交書言字貫下非劉壽字無言之言也元人跋乃誤讀黃長

睿語以爲劉無言摹刊於續帖者誤也考宋人法帖惟元祐五年四月待詔邵彰所摹刻續閣帖第九卷爲李懷琳書嵇康絕交書此本當卽是元祐續閣帖第九卷之真本後人又僞作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分隸題於前遂致乍看不出耳

跋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碑尾小字云石有圯者日口音柳詳其義當是舊碑所脫去之字而今不可考矣徐趙州去大和時甫百年而舊碑隳壞尙在大和之前蓋原文無甚闕泐而僧惠印錄其舊文則非摹拓徐書矣范的据鄭樵通志及宋人寶刻類編皆載所書諸碑蓋有書名於時者觀其書格雖

略仿懷仁集聖教而天骨勁逸故當無忝前良也碑以倬彼甫田爲倬彼碩田又以鞠爲茂草作鞠爲茂草王觀國學林云茂字三音而同訓以爲草木葉茂多之貌也此條亦可備毛詩攷異耳

跋唐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右唐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開元五年七月七日立李邕撰韓擇木八分書載在寶刻類編暨王象之碑目者甚明白象之云其石運自霅州擊之鏗然有聲今在麗水縣北一百二十里冲眞觀中近日趙子固石墨鐫華孫退谷庚子銷夏記皆誤以爲李邕書并誤以爲卽葉有道碑又誤脫贈字直以爲歙州刺史又謂趙明誠金

石錄載有道二碑一爲李邕行書一爲韓擇木八分書不知此碑是韓是李云云蓋其誤始於趙明誠有韓擇木撰文之語故疑碑首有李邕字者當屬李書而不知趙明誠錄明云李邕書者開元五年三月韓擇木書者開元五年七月今此碑是七月則其爲韓八分無疑而退谷手跋尙以爲李江夏八分何其舛乎且葉有道者乃葉法善之祖葉慧明者乃葉法善之父亦不得并二人爲一人葉有道碑則李邕撰文并書世傳法善夜追其魂書之謂之追魂碑者是也葉慧明碑則碑首有江夏李邕又有國子云云者乃李邕撰文而韓擇木曾官國子四門博士爲國子司業此當是韓之結銜而新舊

唐書皆無韓擇木傳是以人莫得而考也法善歷高宗中宗武后睿宗元宗之世五十餘年故碑云時更四紀寵被五君也史云睿宗之立陰有助力則碑所云殄勦元兇翼扶皇統者也韓擇木八分多在肅代之際杜詩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是碑在開元之初乃其早年書也今傳世者如天寶元年告華岳文尚不及是碑之具有漢法則此乃韓尚書最佳之蹟而著錄者訛爲北海致令名蹟湮沒予爲參考諸書乃得數百年積疑一旦豁然何快如之

跋李元秀碑

此碑久亡相傳良鄉縣某人斷其石爲六礎嘉靖間宛

平令李蔭釐致都城署中建古墨齋以覆之後移順天府署而王府丞惟儉攜其四礎往汴中僅存二礎矣至國朝康熙三十一年府丞石門吳匪庵涵移置府學文丞相祠壁有記勒石記言僅存數十字今諦審精拓可辨者尙有八十許字但多泐耳是碑北海書之最遒美者遠在陝碑雲庵之上而泐壞至此予自幼留意考之訪其全碑不可得今始於吳門訪得舊拓本一真刻一撫刻凡二種屬友人錢立羣爲雙鈎其本來董思白莫廷韓諸跋皆稱唐拓然就中泐處與今二礎字有相去不遠者益見此石之泐久矣然合此二本文尙未全且其裝冊顛倒原次仍不可讀予亦無從而整理之也今

姑就予所考見得其可辨者略記於此唐故雲麾將軍

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遼西郡開國公食下靈昌郡太

守李邕文并書靈昌郡滑州天寶元年改郡故稱靈昌守也吳京兆記稱北海太守文并書可

見此系尚久不著於世矣碑首尾大略云嘗以張子續承珥貂蟬者

七葉楊公丕構乘朱輪者十人以下敘曾祖諱某祖諱字闕

考諱某公諱秀以下文不以開元四闕四月一日闕春

秋闕夫人闕氏西河郡司馬恩府君之息女賢和淑慎

靜恭貞白闕嗣子朝議大夫使持節下恐桑田或變陵

谷仍遷是題豐石之碑式表先公之墓其詞曰倬彼茂

族赫乎高門經文緯武翼子謀孫闕岳立邊鎮風生塞

垣其施及我公克廣爾祖敦書悅樂重規疊矩下遼水

渺瀰隴山齒翠

闕下

還計未臻已

闕

短辰悲九族戀切三

軍

其

黃河東浮白日西匿還流不

闕

倒輪無力草樹蕭

條雲山慘惻

其

天寶元載歲在壬午正月丁未朔此文

可辨者合二本尙存千字而皆倒亂不可讀昔董文敏

乃取而次第之爲四十七行刻於戲鴻堂帖題曰李北

海書不言何碑也陳香泉帖考云董太史自次其文如

此耳而此內有董跋乃曰所藏本文全可讀蓋其所自

次序者以爲可讀耳姑勿問其前後移易皆非其舊卽

以銘首其詞曰曰字今二礎尙微可辨是窄形曰字北

海書言語之曰字是窄形也唐以前書言語之曰字皆

作窄形瘞鶴銘亦如此也乃董刻以意爲之竟作肥闊

曰字不審碑中公乃言曰公曰數處言語之曰字皆窄形也卽此一字而真本之難復已如此茲特就其可知之文略舉其概而已至筆法之道美具眼自當識之昔有妄謂趙吳興臨者皆不足置辨也故不及之

大照禪師碑跋

是碑宋人寶刻類編載其題目云嶽麓寺大照和尚普寂碑此十字蓋其原額也天寶元年二月李邕撰并行書長沙有北海書嶽麓寺碑世所共知而是碑無知者其實長沙之碑其額但云麓山寺碑今世皆稱嶽麓而是碑稱嶽麓乃在嵩山之麓也潘稼堂題跋云今碑乃翻刻不逮雲麾嶽麓稼堂蓋未考此碑亦名嶽麓也著

錄家但知李思訓李秀二碑姓同官同故北海書有二
雲麾而不知北海書有二嶽麓此亦藝林所宜記述也
是碑舊傳有北海真蹟今藏於惜分書室主人雅志篤
古爲選工重勒於石北海筆蹤超騰龍象風神骨格宛
如初落墨時豈惟娑羅東林諸摹刻皆遠遜之已乎芝
山以新拓本來屬爲題識於後

跋少林寺戒壇銘

是本後有邢子愿手跋其裝冊用明萬歷二十八年糧
戶帖作觀紙其爲舊搨可知昔聞曹倦圃家藏一本有
許靈長跋又王篤林藏本自謂球圖視之者皆卽此本
無疑也書法雖蒼秀然予於是銘夙有疑者陳子文金

石遺文錄李光映碑帖考略皆稱少林寺戒壇銘一爲
括州刺史李邕書一爲南館學生張傑書其文不易一
字並立碑之年月皆同以爲可疑是固然已張傑一碑
都南濠金薤琳琅載其全文中缺九字今以此本對之
其九字皆有而田成碧海作地成碧海與上句地字相
覆杖錫東埵以上下句韻例之必非埵字又暉律師句
脫一師字此三處皆不能無疑然猶不妨也至於諸本
皆作開元三年正月十五日而此乃作二年李北海於
開元二十三年始爲括州刺史卽其前曾左遷括州司
馬亦在三年以後況二年乎且唐碑著於錄者若金石
錄寶刻類編以及嵩山志諸書皆云少林寺戒壇銘開

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南館學生張傑八分書而李北海所書碑則諸家皆不言之是以予於是碑舊所蓄疑而今見此舊搨佳本亦弗敢信也

跋郎官石記四首

都南濠金薤琳琅云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長史蘓人承平時碑在蘇學中堂之後已漸剝剝兵火後不復存矣元商德符云石刻舊在京兆今亡余家所藏本未知其出於蘇學或出京兆皆不可知但歷年久遠而紙墨完好誠希世物也朱竹垞跋亦引龔明之云長史蘇人故立碑於此然朱竹垞亦未嘗言是京兆本抑是蘇州本也前歲有持舊搨此碑相示者碑尾有河南屈集臣

鐫又有史芝以下廿一人題名其書楷行艸隸各有不同印字下注工郎平向高下注吏郎師朴下注左司又有注吏字兵字者或謂此是吳中石本或又謂其後有諸郎官題名當是真本其書體峭潔與董文敏摹入戲鴻堂帖者迥不相似中間不朽者矣矣作也然董摹鴻堂帖之本雖甚弱而字勢實與王敬美所跋此本相合且王秋礪已謂其字體似出歐虞則定以此本爲是又驗之趙明誠金石錄目第一千一百七十七唐尙書省郎官廳石記張旭正書第一千一百七十八唐郎官題名上第一千一百七十九唐郎官題名下合此三卷其上卷是此序其下二卷是郎官題名則卽今陝西碑林

郎官石柱之刻每石一面書吏部郎司勳郎戶部郎金部郎者是也計其每石今可辨者尙數百人則六石郎官之名蓋以千計而彼一舊本其後僅列二十有一人且某部郎銜注於某名之下此必是吳中重刻此序而雜書人名若干於後故與京兆原名數千百人之列次不能合也宋人寶刻類編亦專著此碑在京兆不云在吳是此刻爲當日張長史所書之原石無可疑者惟是彼一舊本字勢頗清峭意者因著錄家有楷書精勁之評歟不知著錄家目爲楷書精勁者蓋對照其艸聖而言耳非必盡是方勁峭整之體也大抵張長史之書出於褚河南此碑亦約略在孟法師碑及奉五日東山帖

之間世無二本藝林傳爲至寶信不虛也王守谿跋援山谷謂此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艸聖度越諸家無轍跡可尋此謂長史正楷古雅如此雖唐賢諸楷帖亦須讓之則其艸書豈有轍跡之可尋乎無轍迹句仍指長史艸書而言敬美似誤會也敬美又謂此碑內容字極字皆取法永興廟堂碑今驗此內容字極字亦初非仿擬虞書廟堂碑也而後跋者遂目敬美此跋以爲有微詞則又過矣弇州跋謂聞此碑三十年而始得之子亦夢想是碑四十餘年而今始見之如此墨緣安可不記

張長史郎官石記序此本與華亭所摹正同但華亭未

親見此拓本時據陳仲醇手摹者尙有一二誤筆耳今此帖前尙有仲醇印也詳王元美昆仲手跋卽是都南濠錄入金薤琳琅之本也惟是弇州跋云以化度廟堂九成並觀皆退三舍又援山谷云唐人正書無出其右予廿年前在西苑直廬夜宿與會稽梁瑤峰前輩論書及山谷弇州此跋瑤峰意頗不以爲然蓋乍聞之似乎推獎太過者而予今又有說焉此非山谷弇州之必舉此碑以壓唐賢也此正是其企想晉人之意甚深耳正不可以詞害意者也至敬美又謂此碑內容字極字皆取法永興廟堂碑則是臆擬之說不足信耳且長史艸書名震古今諸君子之論皆對其艸聖而言故不嫌

於多爲舉例豈其推許之過乎但董文敏就仲醇摹本
鈎勒入石則薄弱實甚反足爲此碑之累若有能精心
鈎摹者選工伐石使吳中僞本不得歧出相炫是則藝
林大快事矣

王敬美謂此碑容字極字皆取法永興廟堂碑按永興
廟堂碑容字凡四見極字凡再見容字四見者序內侃
侃禮容銘內禮容斯盛此二容字其中間右出之捺皆
長而見鋒又序內函丈之容銘末容範旣備此二容字
其中間右捺皆作反捲向上勢此郎官石記之容字中
間右捺則不見鋒而俯向下與廟堂之四容字皆不相
同極字再見者其木旁之內點皆明白可見而郎官記

極字右旁木之內點含蓄不露與廟堂極字絕不同不知敬美何由而目以爲取法虞書廟堂碑也且卽以王文恪跋引山谷評謂其艸書無轍迹可尋而敬美乃援此以謂指此碑字無轍迹可尋則亦失之遠矣此同在一簡內之跋語尙且不能照顧如此而況能援比他碑期其切中乎且卽弇州跋謂化度九成廟堂皆退三舍此語與敬美所評容極二字之語至今藝林已皆收入著錄後學將奉爲定品矣然此碑今無二本世或有不
能盡見者而化度真本固亦世所絕少廟堂真本則世所絕無九成舊拓亦漸少矣然若以化度九成宋拓本與此並着則長史是艸書專家今偶於此一碑用正書

爲之故適古逼晉人而結構神采實不能跨越唐人不
特化度宋本之淳古此碑遠不能及卽九成之神力此
碑亦豈能及哉至於虞書廟堂碑且勿論唐本也卽以
王彥超重刻今尙完好若能精拓則此碑亦實不能及
之矣再等而量之如歐書之虞恭公碑褚書孟法師碑
此碑亦豈能出其上乎然而山谷謂唐人正書無出其
右者何也此則山谷熟見長史艸書故偶舉此以著其
正書之根柢如此耳初非欲舉此以冠唐人正書也然
則弇州昆季之評皆可廢歟曰是則別有說焉敬美跋
後段特舉所見韓氏藏唐本廟堂碑其謂此碑有出藍
之觀者謂永興廟堂爲藍乎卽官記初非一意師仿廟

堂廟堂非藍也非藍則無所謂出藍也然而敬美意中所謂出藍者目王彥超重刻廟堂以爲所出之藍耳彥超重刻本渾平用圓也此卽官記則用方是以敬美目爲出藍也用方何以謂之出藍則敬美固明言其得見韓氏藏唐本也唐本廟堂世已不見孫月峰云韓宗伯家唐拓廟堂碑筆筆皆蹲注法轉折處特峭勁頗近歐書馮定遠云夫子廟碑虞書小方穩愚向日惟憑此二家說耳其後乃得目見元康里氏所藏唐時廟堂碑始知陝本城武本皆唐後翻摹而孔祭酒碑陪立於太宗昭陵是爲唐初學虞者之驗其行筆與今王彥超本之純用圓轉者固殊矣是則敬美出藍之語不爲無所見而

究不得因敬美此跋欲傳會弇州跋以爲郎官果在化
度九成廟堂上則實非定論耳愚豈敢輕駁前人第以
長史行筆於時時作艸之後偶用正楷固必以方正見
其筋節也而行筆之勢往往越出格界之外此拓本界
辨數處如年和字千載二字六十一人十字上應應
字不其偉歟不字其字皆下半占跨界絲外少許亦
其跡弛乍入繩墨之可見端者是以廣川跋喻以過君
表舞交衢者正善言其不拘繩墨也豈可泥會乎唐人
正褚無不具有界絲以化度之淳古超逸亦不聞其跨
越界格之外大約專以褚公書派尋長史正書之針車
則位置允矣

山谷法帖跋云張長史郎官廳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

右者故艸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山谷此語蓋深探
艸法之原也故謂人但見長史艸書之神妙而不知其
原從正書出耳試觀所書卽官記雖使儕於唐褚家正
書亦當無愧不能讓唐賢諸正書也惟其正書能如此
所以其艸書神妙高出諸家之專以艸名者豈可以轍
迹量之哉讀者須善讀山谷此段是如此抑揚其詞然
後知其並非謂長史正書冠於唐諸家上也特深著其
正書之法度使人善會其艸書之根柢耳而王弇州誤
讀山谷此段乃妄謂化度九成廟堂皆爲之退三舍至
王敬美遂誤讀其句以爲贊其正書無轍迹可尋明代
諸賢固不精於攷訂然亦何至文義之不嫻至於如此

貽惑後人豈淺鮮哉此則焉得以弗辨乎

跋俞紫芝臨褚艸陰符經

褚艸書陰符宋越州石氏帖目在褚楷陰符前故停雲亦依此摹也何義門云廿三行缺處甚多而不言後有諸題人名則停雲所摹勒蓋又從石氏本翻出者耳此內萬化生乎身句化訛作可以伏藏句伏訛伙時動必潰句必訛衣大小有定句大訛火又不止義門所云缺失而已且褚公於貞觀十二年始召入侍書豈有貞觀六年奉勅書此之事不特義門未之詳考而越州石氏此刻在北宋末南宋初乃亦不加詳考冒爲褚蹟則何怪樂毅論海字本後來重摹之有失乎此幅有俞紫芝

臨欸紫芝入明洪武初尚在則天歷初年年尚甚少固宜其不知深考一依其誤而臨之也蓋攷訂之學不講久矣孫退谷乃與過庭書譜同語又何足譏乎

跋興福寺碑

此碑明末西安府浚城濠始得之闕失其半所云公諱文者已失其姓不知者因其上句惟大將軍矣字上半行書似口形遂誤爲吳文碑顧寧人亦沿其誤近日王翦林直稱吳碑莫之省也予見北宋碑解州鹽池集右軍書碑云樊急可救之矣矣字正卽此碑矣字在宋時尙不誤也

跋裴鏡民碑

隋故益州總管府司馬裴鏡民碑貞觀十一年李百藥
製文殷金名書是碑見於宋人寶刻類編云筆法精妙
不減歐虞子初見此語竊意唐初書脉宜借此以尋源
也碑在山西聞喜縣因託人拓之其書誠能具永興率
更之秀色然而唐人學虞歐者尙多豈能遽希方駕耶
趙子固於唐碑獨推化度廟堂九成斯知言之選也若
此碑之書形體韻度皆具而風格則遜之遠矣寶刻類
編以其所錄碑目考之是宋末之書而無撰人歲月今
以所評此碑驗之其排次名臣爲卷亦皆便於書塾臨
習是爲宋末書賈所爲微變陳思之例去年見隸韻知
是南宋書賈所編此亦其類也因鑒此碑而考見南宋

書賈之書不爲無益耳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四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跋偃師周公祠碑

此周公祠碑在偃師縣學開元二年十二月朝議郎行
偃師縣尉賈大義撰不著書人姓名其云公字朝明偃
師金石錄謂是後人傳會之文然愚謂此非後人妄造
周公字也昔伏侯古今注於漢光武諱秀曰秀之字茂
明帝諱莊曰莊之字嚴此豈謂光武明帝有此字哉蓋
後人避其諱之本字而云然耳今唐人撰周公祠碑蓋
不敢直斥公諱某而代爲之辭曰公字朝明亦猶夫古
今注之謂秀爲茂謂莊爲嚴耳且且又唐諱也乃撰此

金石錄者反增益其文曰公諱旦字朝明則大誤矣此須善曾作碑者之意而不可誣爲傳會者也文有云七月艱難陳業也三年征伐敘功也据此則唐初經說皆以居東爲東征無可疑矣而何容多其歧說爲哉

跋茅山李元靖碑

李元靖碑顏魯公撰并書魯公忠節正人李道士亦克篤孝行忠孝卽神仙也唐人碑刻多以老易並言若魯公正人豈有不尊經者而此文云尤精老莊周易則自魏晉以後竟皆視周易爲元虛之談且列於老莊之次其亦可謂言之無稽也矣唐世經學自孔疏陸釋外罕見於著錄者豈盡習於麗藻耶豈徒事於隸楷耶韓之

文起八代之衰而於諸經亦未有所詮次爾時隋唐藝文經籍所未備者或尙有一二留遺足撫据者何至數百年間寥寥曠隔直至宋人始追古義而又不甚留意詁訓爲可慨也因讀魯公此碑而發之

跋宋廣平碑側記

顏楷以宋廣平碑爲最善而其碑側小楷書古朴澹遠尤顏楷所罕見可以追尋褚河南張長史問津晉法之批也此則北宋崇寧二年范致君別作大字效顏體重書另自勒石裝冊者翦去范跋年月直欲目爲顏楷矣故題曰北宋人效顏體以著其實蓋顏書由褚法以窺大令之祕宋人已莫能精究耳

跋揚州汪氏所藏祭姪帖

右魯公祭姪帖宋拓本近有友跋疑是祕閣本者非也
宋祕閣帖惟淳熙祕閣續刻卷內有顏書而非此帖此
本最爲得眞實卽江邨吳氏所祖之原拓本也今世所
傳祭姪帖子所見四本其最謬者董刻戲鴻堂帖妄移
行次其不足信不必言矣東昌鄧氏家藏一石卽停雲
館之刻又不及停雲也就諸家所稱賞者惟陳繹曾所
稱卽文氏停雲帖也鮮于伯機所稱卽吳氏餘清刻也
就此二本較量之字勢皆已失真而吳刻勝於文刻有
稱文刻是米臨者亦無稽之談也文刻卽所謂壽雙江
本特從翻本摹出耳吳刻餘清齋本則實從此宋拓本

出何以言之語曰摹石開山必觀鐫迹吳刻固稱爲魯公手蹟也豈有墨橐而改誤處反失真者今以此本按之第十行爾父下用筆塗去二字不可辨而其右旁原改是被脅二字吳本細審之亦近似被脅二字惟脅字欹衰不成勢此就原拓翻出之明驗也文刻此右似作致背二字則謬甚矣第二十一行遠日下卜爾宅兆兆字塗去改云幽宅卜字原本塗乙不可辨用濃墨於中間壓改卜字筆勢最分明嘗見顏書李元詰碑中間塗改處以濃墨壓寫正是如此停雲諸刻從翻本出想不知有此歷改卜字矣吳本近似卜字之上半亦竟莫知是卜字又兆字四圍塗圈亦莫知是何字則吳本是有

人從此原拓鈎摹而失之明驗也帖後鮮于伯機二跋
吳刻鈎摹竟全失鮮于書勢之筆意而猶敢以墨蹟欺
人今得見此原拓真本渾淪元氣足證諸本之失裝卷
者能知吳刻之偽故附裝吳刻本於卷尾使觀者較量
自知真贋然猶未盡裝其帖後鮮于諸跋益顯其非真
耳近日著錄家竟有推吳用仰本爲祭姪帖第一者正
足以證明吳刻樂毅論之同斯僞作耳

跋多寶塔碑

顏楷以宋廣平碑側爲得晉法餘皆以勁格撐拄要以
原本大令不失長史所傳十二意斯爲得之多寶塔碑
自以王弇州孫月峰爲定品若以舍天王廟碑名例之

又當何如此南宋拓本其水旁三點中間尙寓牽絲之意則近今所拓渺乎不可問津矣

跋東昌鄧氏顏祭姪帖石刻

魯公祭姪帖重刻者有鮮于伯機本有聶雙江本鮮于本有周艸窗諸題刻於吳氏餘清齋聶本有二陳跋文衡山跋刻於停雲館今東昌鄧氏二石二陳跋後多出羅念庵一跋則在停雲上石後九年矣又鄧元固自跋云明大司馬聶文貞襄公初仕華亭得之顧氏子孫傳守百餘年數經水火皆莫能濡焚至丙申歲余待罪豐陽公之五世孫諸生荀攜卷來觀紙墨如新越三年荀以家貧求售余盡解數年俸餽而易之子按聶公成進

士後初知華亭縣召入爲御史文跋鄧跋皆相合則此爲聶本無疑但聶謚貞襄此跋多一文字可疑耳然文氏停雲帖所刻既是以聶氏所藏真蹟上石今鄧氏所刻亦以聶藏之蹟上石只應多出卷後之羅鄧二跋而其前本帖之字與陳文三跋皆當絲毫不差也乃停雲所刻陳深跋隸書而鄧刻此跋章草書文跋內字句亦多小異至於本帖內吾承天澤移牧河關此句下原草云爾之首觀亦自常山後改云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攜爾首觀及茲同還故以筆將原艸爾之二字倒鉤乙去停雲初刻本如此以鮮于本對之乃知停雲所刻爾之之字下半不全僅以艸書二點連下者而停雲上石後

石紋微泐於爾字頂上斜泐一小橫紋微近似東字其實精拓之本初不誤也惟後來重翻停雲館本則此二字訛作東東乃今鄧氏刻此句竟作東東矣又此下云方侯遠曰卜爾幽宅遠曰下原艸大有塗改僅將卜字斜挂於旁惟鮮于本此旁挂卜字極爲分曉停雲元本則卜字在塗筆之外與石泐斜紋相牽微近似及字後來停雲翻本直似及字乃今鄧氏刻本此處竟作及矣豈聶氏之本有真有贗而其子孫以重摹之副本售於鄧耶即使如此文跋之字句亦不應小異陳跋亦不應分隸忽改章艸此又不可解者也鄧氏之刻亦頗得筆意惟陳繹曾文衡山二跋字太弱耳其後羅鄧二跋今

已磨滅不可讀余昨在東昌曾題其石末二行亦但著其宜備考訂之由未遽及此第恐石久漸泐觀者益無所考故不得不略剖其槩耳

跋竹山聯句

顏書竹山聯句真定梁氏秋碧堂嘗摹勒於石又載安氏書畫記云天然沉著者是也愚意正書未有不先訥結構者自宋四家後多趨行草疎於正楷是以能手往往故示縱橫而不能於筆畫間細意結構如魯公書正小至宋廣平碑側而圓瑩如珠猶晉人遺矩也此聯句書其大字雖近於家廟諸碑之樣而波磔間已用古籀古叙之腳則是精熟爭坐行書而用於正楷無是理也

至其句中注人姓氏則一味欹傾全無結構乃宋以後不講正楷者之所爲必非魯公書也況攷魯公年譜是時公在湖州日與潘述諸人賡詠以吳興掌故及全唐詩驗之並作裴循而此獨書爲裴脩蓋古人書循脩二字相似故重錄者訛循爲脩卽以此內陸士修修字對看知其原是循字卽此一條其爲宋以後學顏行書者僞作無疑梁安二家鑒已不精今則更何庸置誦乎

怡亭銘跋

武昌怡亭銘李陽冰篆李莒八分書歐陽公云四十六字當是五十六字之訛然今以拓本諦視李莒下有八分二字則是五十八字非五十六字也可見歐陽公時

拓本已不分明矣其下又有八分十二行云亭在直上西南口口口口之右蓋亦宮書而著錄家多失之李監篆書今傳世者多後人重摹惟此刻是真本又常在江水中必乘水潦乃可拓取而楚人不善擅蠟往往紙墨不精然已重足寶矣

跋聽松篆

錫山志云慧山寺有石牀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牀頂側有聽松二篆傳是唐李陽冰筆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牀是也王簫林云此二字蒼潤有古色非陽冰不能作其右有楷跋十數行石久磨蝕不可復識今驗

招本聽松二篆之右尚微辨行楷十行云松石相望於
十步外不知幾何時合而相從理若有口政和甲午雖
陽張回一口口口之可以口口可以偃仰遂口藟登
臨騰處至者當自得口遂勿口俾勿壞同來者口李永
久中廣陵俞光口汝南何安中得之口口口口之寺
僧奉一口口口口丙午間以下此內有政和甲午云云則
文尾丙午當是靖康元年也行楷筆勢似黃山谷不知
何人所作也竊林見此在雍正六年戊申今已六十餘
年而尚可辨其概惜不身到其地手自摩挲或更有所
得耳

跋王居士磚塔銘

王居士塋塔銘近出終南梗梓谷土中今已斷裂數片
且失其半矣其全石十七行行十七字上官靈芝文敬
客書書法全得褚意唐楷之最精緻者褚書之妙乃在
上通隸古證合歐虞後有作者未免失其沖和之度此
碑婉潤秀整雖已開後人法門而尙未失河南規矩舊
楊纔泐一二字斯可爲寶耳

跋護命經

洵容護命經開成二年丁巳諫議大夫柳公權書柳書
此經宋人寶刻類編云在越州而陳思寶刻叢編無之
惟載其目於越州石氏帖耳王象之碑目越州亦不載
此刻則是此刻僅見於石氏帖也石照明家藏帖最富

洪文惠嘗就其家借閱是則石氏所刻必越州舊拓本而已多殘泐矣文氏停雲帖卽從此宋末重摹本又摹出者近乃有全文之刻不知其所自來末行開成二年丁巳是開成二年而摹全文者訛作四年且行次皆不相合蓋非其真矣柳書小字此尙能具樂毅黃庭遺意雖殘泐亦足存耳

跋鴈塔題名摹本

宋大名柳誠伯和摹刻唐慈恩鴈塔題名十卷此其後三卷殘拓本也後人裝潢者以墨塗去其卷前第幾字欲冒爲全刻耳然是宣和舊拓北宋紙墨古香襲人誠可寶也紙尾小字一行云乙丑五月七日施堂卅七葉

此下有錢穀二字紅文印乙丑是嘉靖四十四年今度
前後凡三半卷通長二丈二尺二寸二分蓋原裝冊今
改卷歟前後有叔寶復父臥庵諸家收藏印記按唐撫
言慈恩寺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
於慈恩塔下題名故貞元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
杏園花發詩會昌三年贊皇公爲相其年十一月諫議
大夫陳商權知貢舉後因奏對不稱旨十二月宰臣奏
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寺卿王起主文中書覆奏奉宣
旨不欲令及第進士置宴曲江及題名局席並勒停於
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蓋贊皇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
之洎贊皇失意乃復其舊又云進士曲江遊賞雖自神

龍已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云此宋宣和庚子大名柳瑊伯和所摹刻其摹刻始末具於樊廉卿序蓋皆按其塔級之層次題名之年世釐然具在者也此殘拓本所存止此盧仝孟郊李商隱皆在焉董居中諸人題名內云從此更上第三層西北樑上見顏魯公任校書時手札題名又令狐氏一門昆弟與義山同登蔡京卽義山詩所云同在天平公座中者此亦可補玉溪詩注也予又嘗見涿鹿馮文敏快雪堂題跋一條云顏真卿杜甫鴈塔題名在柳摹第四卷又於宋人寶刻類編見貞元八年元和二年崔羣題元和十三年張元佐題十五年崔罕題寶曆二年楊漢公題大和六年許塘題八年陳寬

題會昌二年韋瑱題按唐文宗大和年號是大小之大
非大字諸板本書籍皆誤作太當据此正之也又按今
陝西碑林有懷素聖母帖一石其石尾有大和四年裴
柳周登楷題四行是即唐鴈塔題名殘刻之尙僅存者
而宋元祐時借用其前半空石刻懷素艸書耳并附識
於此

跋韋臯碑

周敬軒編修自簡州拓致韋南康碑甚大而殘泐已甚
首一行可辨者上開使檢開四中書令上柱國南康郡
主韋臯紀口碑銘并序次行云御製下空十一格云勅
書此二字微小蓋云臯太子臣誦奉勅書也末一行云

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勒放趙明誠金石錄王象之
輿地碑目皆以是碑爲太子誦奉勅書而金石錄及寶
刻類編皆以是爲貞元二十年十二月今見此拓本則
立於元和三年四月新唐書本傳貞元十七年十月臯
大破吐番轉戰千里虜大潰生禽莽熟獻諸朝帝悅進
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牌褒賜之卽
此碑也順宗實錄曰帝諱誦德宗長子建中元年立爲
皇太子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皆令上
書之然帝自貞元十二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則不
特元和三年四月一行非太子誦所書卽如金石錄所
稱碑立於貞元二十年十二月已在太子誦得風疾之

後矣而今碑旣殘闕文實不全無以攷其貞元二十年十二月立之說矣末行元和三年四月數字與前文字勢相埒則是立石時仿其書也虞書孔子廟堂碑至武后時始題額而相王旦之系銜卽仿虞法爲之太宗賜少林寺主敎武德時勅至開元時立石而開元年月亦卽仿其前文書之如出一手皆此碑元和年月之類可相證也碑是行楷書而所存未鑿壞之字其可辨者尙皆古勁淳厚在唐楷中遠勝睿宗之順陵碑中宗之景陽手勅而陳諫之南海神廟碑柳公綽之諸葛武侯祠記風力遒逸尙恐或遜此耳

跋宋拓柳州羅池廟碑

沈傳師書柳州羅池廟碑世久無之宋人寶刻類編載
沈傳師墓志而不載是碑可見知者少也朱子韓文攷
異云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鐫改之今尚可見
以此拓本證之良然是朱子所見者卽此本也然朱子
謂傳師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韓遷吏部並在長慶二
年碑書元年蓋傳樞者誤也今驗拓本長慶元年正月
十一日明白無疑惟在衛長下脫史字則裝冊時脫失
耳

跋法源寺蘇靈芝書寶塔頌

憫忠寺寶塔頌蘇靈芝書張不矜撰張不矜者耿仁智
之僚屬故其爲思明草疏史系不矜於仁智之下蓋二

人俱死於易去疏語之時而竹垞云同僚者非也至碑
中肅宗尊號與史不同當是北土傳聞未實是以有異
辛楣據唐志謂幽州城內有經略軍得置曹曹然此經
略二字亦係改刻者耳竹垞又謂以左爲前疑從祿山
之俗不知金石之文凡書丹於石者皆自後而前且有
並非書丹於石而亦自後而前者若浯溪中興頌是也
豈非從誰之俗耶

跋唐雲居寺詩石刻

右唐人題雲居上寺詩六首前有范陽縣丞吉逾序曰
辛酉秋八月僕與節度都巡使王潛墨客軒轅偉猶子
駒駝潛息益同躋攀於此勒四韻又有播一首不知何

氏又有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范惟清呂延一行則後人所題也時序不著時世按舊唐書地理志隋涿縣武德七年改范陽縣大歷四年復於縣置涿州職官志節度使天寶後置此稱范陽縣尉又稱節度都巡使則此辛酉當是德宗建中二年范陽之縣雖初置涿州而尉猶在也都巡之名則史志所不載不獨此六詩可以補唐籤矣

跋石浮屠銘

右石浮屠銘并序甯思道書不著撰人名氏自神龍元年乙巳中宗復位遷武后於上陽宮復國號曰唐至是七年矣故是碑書曰唐中興七世也顧氏金石文字記

蓋僅見其拓本故止以拓本目之而不知其石今尙存也朱氏曰下舊聞則并其文亦不具載壹似信顧氏之文若其石不存者是亦未之考也朱又改圖爲屠此石實是屠也

跋唐石浮圖頌

右石浮圖頌太極元年八月建和州歷陽丞王利貞文不著書者姓名中云孝乎惟孝竹垞引包咸論語注云美大孝之辭今碑文亦同此讀予按陸氏釋文云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然陸氏尙不能舉包氏章句之卷數亦惟云以何晏集解爲主而已何氏集解固明据包氏美大孝之辭云矣雖至邢疏曰書言小異而論

語孝乎惟孝之讀如故也其稱注者乃後來刊本注疏對舉之詞包氏固未嘗有注之目而唐人所習惟何氏之集解而已不當舍其近所習者而曰與包氏同也竹垞吉金貞石志鈔此頌文失其四句內昭祐祐字疑祐字也

跋唐易州新安府折衝李公石浮圖之銘

右石浮圖銘開元十年四月八日建易州前遂城縣書助教梁高望書無撰人名氏朱竹垞曰下舊聞乃於題上標識梁高望三字則似誤以爲撰人矣中有雲絳句朱訛作峰絳卽虹字俗呼爲絳其來久矣又曰神元妙頤頤卽蹟字也

跋唐雲居寺石浮圖銘

右石浮圖銘開元十五年二月太原王大悅撰不著書者姓名朱氏曰下舊聞目爲大悅并書誤也敘文頗不順適故朱氏節其略而載之是年丁卯此云開元十五年歲次單閼惟舉其支亦金石文所少

跋唐石浮圖後記

右石浮圖後記開元二十八年庚辰歲朱明八日前莫州吏部常選王守泰記云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爲奏聖上賜大唐新舊譯經四千餘卷充幽府范陽縣爲石經本事也無書人姓名而顧氏金石文字記目爲王守泰書誤矣

跋涿州蜀王廟記

右唐乾宣四年涿州刺史婁居迺重脩蜀王廟記攝錄
事參軍郭筠撰文正書無姓名朱竹垞曰下舊聞不載
其文又以居迺誤作君延顧氏金石文字記誤作居道
又郭筠名今尙顯而顧朱皆謂闕可見金石文以目見
者爲真也此碑文與字皆沿唐人體又以日爲曰牖爲
席廿爲世惟崔爲雀是鐫刻之誤爾

跋唐寶璽殘石刻

唐寶璽殘刻存系銜七行後二行不辨誰某前五
行則源方回薛華士齊孝宏章曾寶璽也薛華士銜是協律
郎協字僅露下腳璽銜部員外郎上當是刑字宋之寶

刻類編鞏碑在青者二心經元和二年十一月幡竿頌
長慶四年十月段生疑此或是幡竿頌之殘石然以趙
明誠金石錄目次核之第一千七百五十三唐心經寶
鞏正書長慶二年十一月別本作元和者誤也第一千
七百六十八唐銘幡竿石寶鞏撰并正書長慶四年十
月是二刻皆在長慶間其爲刑部員外郎史無歲月而
此刻寶系銜在源薛齊韋四人之後則或撰或書或爲
心經殘刻抑幡竿銘殘刻不可臆知矣段生又以史不
言鞏仕青州謂此刻可補史之闕恩按此刻自寶以前
五人皆無官於青州之銜其後二人乃本州職官耳不
必因其書此石而謂寶亦仕於此也書法兼有歐虞褚

薛之長唐楷之足錄者

跋董文敏臨實際寺碑墨迹

文敏自跋云唐時多集右軍書此實際碑亦聖教之流韻也按實際寺碑僧懷惲行書初不與懷仁集右軍相涉不知文敏何由而發此論若然則唐人行書多矣皆可謂之集右軍乎昔米海岳少時嘗取晉賢書及六朝書佳者翫其體勢習而效之謂之集古帖書此在學人用功自有善爲融貫之理至於品臨碑帖則言各有當不得湯以一語該盡唐人明矣唐人固無不學右軍者然其才力所至亦各有及有不及卽集書亦豈易言哉

跋王仲堪志銘石

唐故監察御史裏行太原王公墓志銘并序族弟盧龍
節度掌書記監察御史叔平述公諱仲堪字仲堪幽州
安次縣人大歷七年進士擢第充幽州節度參謀拜監
察御史貞元十三年二月三日卒於使蒲旋役葬於薊
縣燕夏鄉甘棠原其云我相國彭城郡王任以參伍者
卽幽州節度使雲居寺碑所稱相國彭城劉濟也其稱
奉使於蒲者河中節度使渾瑊也碑字鐫勒艸艸銘曰
日字猶見唐以前古意而著錄金石家無知者今於京
師外城東隅土人得之石在翰林編修徐松齋

跋楊吳石刻

石楊吳乾貞三年危德興撰尋陽長公主墓誌銘并序

尋陽公主者楊行密之長女稱彭城大卿劉公者其夫也稱太祖者卽行密也稱其母曰太后王氏行密妻朱氏又渥隆演同母史氏而王氏不見於史楊吳四世凡四十六年建號者十八年其稱帝則自乾貞元年丁亥至天祚三年丁酉僅十一年而已乾貞之改元在十一月故此序仍稱順義七年其又改元太和亦在十一月故仍稱乾貞三年也德興結銜云將仕郎前福州閩縣丞福州保大三年始入南唐楊氏二十八州內無之此蓋非楊吳之官矣行密五代史雖以盜書然其文與書尙有唐人遺意揚州羅兩峰拓此爲寄跋而存諸篋

跋吳越鐵券

唐昭宗賜吳越王錢鏐鐵券二十六行行十四字計三百三十二字後半多剝損其字畫全者一百四十七耳第十四字社稷自起一行書之第十九行未足顧功諸書皆作顯功此字尙宜審定是券之賜以旌破董昌功昌旣敗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券文所以首系新銜也鏐景福二年拜潤州刺史故云潤越等州十國春秋輟耕錄諸書作閩越音誤也陶宗儀又謂鏐拜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在乾寧三年秋九月而以券詞四年秋八月爲疑然鏐拜攝之後至次年乃被賜券自是兩事無足疑者鏐之稱天寶元年在唐

天祐五年戊辰而輟耕錄亦未之詳考也券字以嵌金故不可拓第一行末朔字右半已闕卽明高帝以佩刀剔去者海鹽張芑堂手摹其文見示爲書於後

跋王審知碑

唐天祐三年以朱全忠奏賜立王審知祠而勒之碑爲其次者禮部侍郎于兢也碑所稱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卽全忠也其云乾寧三年僕射遘疾且付公以戎旅吾友錢少詹大昕据此以正舊唐書昭帝紀乾寧四年四月加王潮檢校右僕射之誤然新唐書昭帝紀乾寧四年十二月丁未威武軍節度使王潮卒正與潮傳方鎮表合而通鑑王潮之授節度亦在三年九

月此條當以史爲正不得概信金石文以駁史也又吳任臣十國春秋載審知之立在光化元年三月亦與史

暨錢昱所撰廟碑合

錢昱碑云公躬受遺言式俟朝而向明年春帝恩遠降人欲是從

少詹謂立於乾宣三年尤誤也是碑自王象之外著錄

金石家罕有及之者

象之碑目誤爲乾宣三年

其敘審知德政頗翔

實而審知不敢僭號性儉約嘗沮絕奇貴之獻又取酒

庫酢袋以補袴此則與其忠載唐室之意相表裏而碑

所載猶未之備也歐史以盜賊目之蓋與斥錢鏐盜賊

之意同而如此豐碑至今完好世竟罕有著其文者乾

隆四十三年八月七日鉛山蔣翰林士銓光州吳太常

玉綸商邱陳翰林崇本錢塘吳翰林錫麒新安程翰林

晉芳集方綱齋同觀拓本賦詩紀之而方綱爲考其槩云

跋平百濟碑

平百濟國碑銘唐顯慶五年庚申八月陵州長史判兵曹賀遂亮撰洛州河南權懷素書蓋因百濟阻新羅貢道唐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等討平之刻石紀功建塔於白馬江上碑高五尺二寸闊四丈六尺二寸文凡百十八行今尙存千六百餘字大楷在唐初尙存古隸遺意不落薛鍾諸家以後海東石墨此爲最近古者矣

新羅登藏寺碑殘本跋

右新羅登藏寺碑其國臣金陸珍爲中官造像作碑殘

闕不具歲月舊唐書新羅傳新羅王敬信貞元十四年
卒其子先敬信亡立其孫俊邕爲王十六年俊邕卒永
貞元年冊其子重興爲王元和四年遣使金陸珍來朝
貢卽此碑係銜者也以鍾廣漢建元考證之敬信在位
十三年重興在位十二年惟俊邕在位止二年故此碑
有享國不永之語是此碑爲俊邕立也又按貞元十六
年冊俊邕母申氏爲太妃妻叔氏爲王姬則此碑所謂
中宮者卽王姬叔氏也元和三年遣金力奇來朝力奇
上言貞元十六年奉詔冊故主俊邕爲新羅王母申氏
爲太妃妻叔氏爲王姬冊使韋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
冊卻迴在中書省今臣還國伏請授臣以歸勅金俊邕

等冊宜令鴻臚寺於中書省受領至寺宣授與力奇令
奉歸國是以明年卽遣金陸珍入朝也據此則此碑是
俊邕卒後其王姬爲造佛像資冥福者當卽此時所作
也碑行書雜用右軍蘭亭及懷仁大雅所集字蓋自咸
亨開元以來唐人集右軍書外國皆知服習而所用蘭
亭字皆與定武本合乃知定武本實是唐時所刻因流
播於當時耳

新羅雙谿寺碑跋

新羅雙谿寺眞鑑禪師碑銘大中四年崔致遠撰并書
崔致遠字孤雲登唐制科官侍御史後歸海東入伽倻
山以終據鄭麟趾高廉史致遠入唐時年十二此碑所

訖眞鑒禪師俗姓崔氏其入唐時亦年十二也致遠於東國以文學著稱此碑愍泯皆闕避唐諱正楷在柳公權裴休之間亦略帶行押體